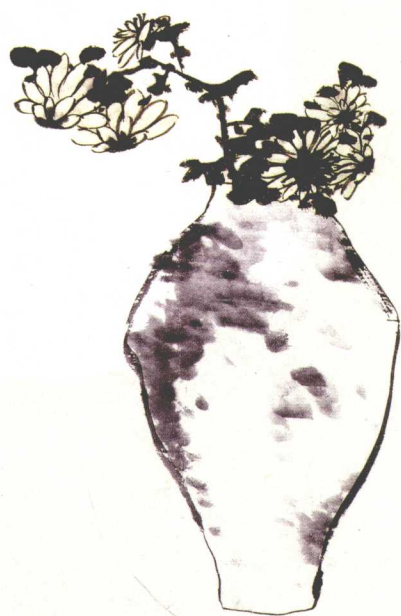


李零 著

花间一壶酒

越活越糊涂
越喝越明白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李零
著

花间一壶酒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间一壶酒/李零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203-06798-6

I. ①花… II. ①李… III. ①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5735 号

花间一壶酒

著 者: 李 零

责任编辑: 孔庆萍

装帧设计: 后声设计工作室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20 (发行中心)
0351-4956003 (综合办)

E - mail: fxzx@sxskcb.com
web@sxskcb.com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280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版 次: 2010 年 5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6798-6

定 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自序

我一直在逃，从专业学术的腹地逃向边缘，从边缘逃向它外面的世界。杂文就像荒漠中的绿洲，是我的栖息地。

本集收入的文章是我近年写作的杂文和随感，全部属于“凡人小史”，即作为一个普通百姓，冷眼旁观，对身边的历史、书本上的历史，讲点我个人的看法。这些看法，虽然也利用了一点我的专业知识和杂览偶得的读书感想，但我关心的事在有如工业流水线的专业学术中没有位置，只能用业余的方式，另外找个地方说话。

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方面。

第一组文章，只有两篇，是个引子。大意是讲我对我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鲁迅诗里说的“每日见中华”的“中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什么历史印象和价值判断。因为60岁还没到（差4年），好像秋虫还没有看到万木凋零的冬天，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很多印象还非常模糊，很多判断还很不准确，我的知识千疮百孔，我的记忆颠三倒四，不能不借助于古人叫玄思冥想，其实不过是拍脑瓜的办法。因为思绪是用断片连缀，漫无边际，时有跳跃，若有所思，若有所失，取譬设喻，近乎朦胧体（诸子书就是这种文体，《老》、《庄》更是），所以我叫“大梦初醒”。

第二组有六篇，是谈战争或与战争有关的事，属于“武”的话题。中国古代兵书，是我多年迷恋的对象。我曾许愿，要写一本《兵不厌诈》，但一直找不到感觉。近来，因为读《剑桥战争史》，我才豁然开朗，原

来西方极乐世界，这五百年的历史，如果不从它的赫赫武功下手，是难以明其究竟的，包括他们的学术，他们的心理，乃至一切。更何况，战争是最大的国际主义，不仅是“国之大事”，也是“球之大事”，硬道理里面的硬道理，管着所有的软道理。历史很新也很旧，“全世界人民害了怕，帝国主义拍手笑”。观战，已经是“司空见惯浑闲事”，打开电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血淋淋，天天如此，所以我叫“生怕客谈榆塞事”。

第三组有七篇，是讨论与读书人有关的事，则是“文”的话题。这组文章是以谈学校为主，也涉及出版和学术界。我说的事，在全国一盘棋的各种大事中，并不一定最重要，但却离我最近，不可能像上面说的观战，完全置身度外，比起其他方面，我也更有发言权。现在的校园也好，出版界、学术界也好，它们都是滴水见太阳的社会缩影。“被改革遗忘的角落”早已不存在。如今的学校，校长多是公关小姐交际花，负责接轨，内政主要是申请经费，招标立项，分钱分利收租子，盖大楼，吹大牛，争当世界第一流。钱倒是有了，大家都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但钱是怎么使鬼，鬼是怎么推磨，磨又磨出了什么米和面，我相信，早晚有一天，大家会像今天看几十年前的笑话：所有人一齐干坏事，坏事就是好事；坏事只有坏到头，才会变成好事——就像个无人管理的厕所，不到尿淤尿溢，无法下脚的地步，就没有打扫的理由。我也相信，有一天，大家会找到出气泄愤的对象，痛批一切后，“大家都是好东西”，就像“文革”结束后，我们看到的那样。这是所有明白人的逻辑。这个逻辑令我耻为知识分子，然而又无可逃遁。惟一藏身的地方，就是我的书斋。躲进小楼，读点爱读的书，是我的最大愿望。所以我叫“且教儿诵花间集”。

第四组有八篇，都是高雅话题，不是琴棋书画，而是酒色财气。我是借酒色财气，发掘人性奥秘，属于化俗为雅。“酒”是“毒”的符号，“色”是“黄”的诱因，“财”和“赌”有不解之缘，“气”也是借暴力来宣泄。这些都是夫子不语，学者罕言，正人君子心惊肉跳，粗鄙小人熟视无睹，然而出乎人情，入乎天理，其实是永恒的话题。比如上面说的

战争，就是属于“气”（这部分不再谈“气”）。我从酒色财气研究人，丝毫不是降低人的标准。人有很多生物本能，研究本能，才能洞见人性，我一直这么看。人是学动物，学完动物，不但骂动物，还拿动物骂人。骂人本身就很动物。我还真的认为，应该另外写本书，就叫《畜生人类学》，专从人对动物的驯化，反观人对人的驯化，进而讨论人这个物种。本书的《大营子娃娃小营子狗》就是尝试。动物像一面镜子，可以照见人的丑陋。在动物面前，我们都无地自容。

最后，我想找几位古人来谈心，谈谈他们的生活态度和我的感想。一位是司马迁，离我远一点，选择苟活；一位是王国维，离我近一点，选择自杀。他们俩都是我很敬佩的大学问家，但也都是时代洪流下的倒霉蛋。司马迁，上得罪领导，下得罪群众，割球骗蛋，包羞忍耻，写成他的名山之作，伟大的《史记》。王国维，不识时务，逆历史潮流而动，被政治“去势”，也给我们留下了一部《观堂集林》。读他们的书，想见其为人，我说，“避世”对学术有重要意义——读书人搞政治，一害国家，二害自己。此外，我还提到洪业先生，讲了一个他给鬼子上课的故事。读他的故事，我很感动，所以又讲给别人听。

现在，写杂文的人很多。有些是学者写，有些是文人写，有些是学者兼文人写。文章之道，端在于兼。比如在文化圈，最好是满嘴自由主义、唯美主义（即唯美国马首是瞻的那个主义）、人文关怀和知识分子良心。在单位，则溜沟子拍马，虚名实利，一样不能少。助纣为虐，行若由夷，与时俯仰，清浊二道兼之，谁都夸你好，还一点不吃亏。有人以为，文人有文笔没学问，不行，中看还是人家学者的杂文。我看不一定。学者倒会庖丁解牛，解完的牛，谁也不爱看。特别是在“行”字方面，打着灯笼，找个干净人，都寥若晨星。今之伟大多大伪，单位、舆论捧为大师者往往是“大屎”，老是忘乎所以，大放厥词，咳唾珠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好像什么都有资格讲话。其实，学者多是知识残废，离开家门一步就找不着北，即使论学，也多是一隅之见，不加改造，根本无法与读者见面。

我理解，跟公众讲话，必定要超出专业讲外行话，就和普通人说话

一样，业余玩票就是业余玩票，既不必自卑，也不必自大，自己得想明白了。我从来都没想过，用杂文为学问造势，或用学问为杂文造势，好像全能冠军。相反，我一直想把两者分开，各是一副面孔。学术就是学术，旁征博引，细密考证，让人以为是白胡子老头；杂文就是杂文，什么好玩写什么，说话一定要直抒胸臆，直白，痛快，粗俗一点，浅薄一点，出点硬伤，闹点笑话，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写杂文，最初是用笔名，改名换姓，是想分身为二，千万别叫行里的人给认出来，说我不务正业，自甘堕落。但我给《读书》投稿，我是说当年，编辑不同意，只好用真名。十几年下来，已经彻底暴露，就索性暴露下去了。

我给《读书》写文章，其实比较晚。1992年第一次投稿前，我并不买着看，不是老作者，也不是老读者。这个杂志上的文章，不见得都好。不过，我有偏好，就是有两样文章不爱看。第一是卖弄理论，洋味十足，句子很长，曲里拐弯，疙疙瘩瘩的文章。第二是过于小布，过于文人，过于书卷气，抖学问，掉书袋，自作多情，自我感动，酸文假醋的文章。相反，我比较喜欢的是那种明白如话也痛快淋漓的文章。这样的文章，哪个杂志都不多。我想朝这个方向努力。

不过，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读书》这个名字起得好。读书就是读书，谁读读什么读到什么水平不重要，重要的是喜欢读也认真读。我觉得，“读书人”比“学者”或“知识分子”更受听。真正的读书，普通人的读书，都是兴之所至，爱看就看，不爱看就不看，雅的俗的都不拒，根本不像学者，读书等于查档案。也绝不像时的书评家，专在鸡蛋里面挑骨头，或把狗屎说成花（前者国外多，后者国内多）。我觉得，我是作者，这不过是落笔成文后的一种临时身份。在此之前，我也就是个普通读者，和别人没什么两样。用普通读者的眼光看，用普通读者的心情写，没有评判资格，也不负指导之责，自娱自乐，才是读书的最高境界。书法，钟王之前，鼎彝简帛上的字，漂亮，但写字的人是谁，谁也不知道，反正不是书法家。书法家出，则书法之道亡，好像沈从文讲过这个道理。

余嘉锡先生说，诸子即后世之文集。但后世之文集重在辞章，所收

多是诗文类的文学作品。其实，更准确地说，后世之笔记语录，拉杂写来的丛谈琐语，才是诸子的本来面目。我以为，杂文随感者，上承诸子私乘，下启稗官野史，其实很伟大。但它伟大就伟大在随心所欲，恣肆汪洋而不拘一格，想到什么说什么，人为拔高，就把它毁了。杂文的特点是杂，杂有什么不好？诸子直白，不像辞赋，花团锦簇，让人眼晕心烦，我喜欢。野史胆大，不像正史，话到嘴边留半句，遮遮掩掩，我也喜欢。这些好搁一块儿，就是杂文。我喜欢杂文，不过是因为它短小精悍，主题不限，格式随便，适于表达即兴的想法，生活中的一眨眼，思想中的一闪念，攒多了，粗作分类，随便剪辑一下，来点蒙太奇，好像旧式文人，拿小诗当日记，确实有其他文体不及的地方，自己也可留个纪念。

在这本小书之前，我已出过一本杂文集，叫《放虎归山》，8年前，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当时，我说，我很想摆脱学术工作，坐下来读点闲书，唠点闲话，写点闲文——因为学术太累，专业分工铺天盖地，“老吏抱案死”的知识分子圈，令人憋气——那种感觉，就像麋鹿久羁苑囿，顿起长林丰草之思。可是，直到现在，我还赖在这个圈里不肯走，退休的年龄又没到，有朋友总是来问，你的话还算数不算数。我说，算数。

从这本小书里，你不难发现，我确实是在走向业余，而且是怀着浓厚兴趣和极大的敬意。

2005年1月24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目
录

自 序 001

大梦初醒

花间一壶酒 003

硬道理和软道理 011

生怕客谈榆塞事

读《剑桥战争史》 041

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刺杀和劫持 072

战争启示录 093

避暑山庄和甘泉宫 117

从“五族共和”想起的 134

一念之差 140



且教儿诵花间集

说校园政治 159

书不是白菜 165

学校不是养鸡场 170

知耻近乎勇 183

马年说伯乐 190

大音希声，善言不辩 195

笨蛋总比坏蛋强 204

目
录



酒色财气见人性

- 卜、赌同源 213
- 药毒一家 220
- 读《吝啬鬼、泼妇、一夫多妻者》 230
- 倒转纲常 240
- 大营子娃娃小营子狗 258
- 禹步探原 268
- 天不生蔡伦 279
- 天下脏话是一家 296

和古人谈心

- 史学中的文学力量 309
- 别让书生搞政治 315
- 得给鬼子上一课 323

后 记 329

大梦初醒

花间一壶酒

李白是诗人，也是酒鬼（他自己的说法，是“酒中仙”）。诗写得，酒也喝得好，神思缥缈狂放不羁痛快淋漓一泻千里的诗情，全是借着酒劲释放出来。这就像有些摇滚歌手要吸毒，听的人也吸，吸毒状态下的声音不一样，外人难以体会。

李白嗜酒如命，经常烂醉如泥，喝，喝，天天喝，直到醉死当涂。后世酒楼，拿他当招牌，画个醉汉，叫“玉山倾倒”，挂个酒帘，称“太白遗风”。他是喝酒喝出了大名。

不过，李白喝酒和现在的喝法不同，不是猜拳行令，轮番敬酒，更没有生意好谈，关系好拉。他是诗人，诗、酒有不解之缘。诗是吐心头不快，酒是浇胸中块垒，“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缘在什么地方？全在一个“愁”字。他写喝酒的诗很多，我最喜欢，还是《月下独酌》：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诗中的酒徒本来是半夜三更喝闷酒，自个儿喝没劲，就拉上月亮和自个儿的影子，其实是形影相吊，还是自个儿和自个儿喝。酒劲上来，扯着嗓子唱，月亮摇摇晃晃；拖着身子舞，影子跌跌撞撞。古代写喝酒的诗很多，这首最好。

“月下独酌”，是一种意境：

喝酒一定要夜里喝，而且是一个人喝。

喝着喝着，如果能喝出三个人来，则是更上一层。

酒和文学有关，鲁迅讲魏晋风度，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曹操下令禁酒，把成心跟他抬杠的孔融给杀了（孔融的说法是，酒能亡国，色也能亡国，何独禁酒，而不禁色），但他自己照样喝，“酺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苏轼《前赤壁赋》）。他的《短歌行》也是写喝酒，“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雄浑，苍凉，正是得益于酒。诗中有“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可见也是月下独酌。文学中的酒，不是一般的饮料，而是效果缓慢的半毒品。研究秦皇、汉武的苦恼，我们知道，它和人生短促有关，和排解忧愁有关，其实是不死之药的代用品。三杯两盏下肚，不知心在何时，身在何处，什么恩怨尔汝来去，通通滚蛋。古人写喝酒，这是主旋律。

酒中有哲学——苦闷的哲学。

李白的诗，和陶渊明的诗有相似之处，特别是不肯“为五斗米折腰”，讨厌做官，醉心于酒，精神像，词句也像。葛兆光先生说，这首诗，风格和陶渊明的诗相近，陶诗有“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句（《杂诗八首》），并有“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然复醉”等语（《饮酒》二十首序），他可能是从陶诗受到启发（《中国古典诗歌：唐诗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

这里，我想补充一句，陶诗讲形影相吊，还有一组也值得注意。陶渊明写过一组诗，叫《形影神》，是反对释慧远。慧远作《形尽神不灭论》和《万佛影铭》，说人死了，身体不存而精神不灭。陶渊明不同意，写下这组诗。“形”是身体，“影”是身影，“神”是灵魂，三者的关系，是神学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在中国古代词汇中，“影”的含义很神秘，既可以是身影，也可以是画像，今语“摄影”、“电影”还保留着它的古老含义。古人认为，作用于“影”也会作用于“形”、“神”，比如给影子或画像扎针，就是巫术常用。

陶诗是客主互答之体，共三首。第一首是身体劝影子，叫《形赠影》。身体说，人为众灵之长，却难逃一死，比起天地、山川、草木，哪样都不如，羽化登仙不可得，死后全是一场空，还是有酒就喝，千万不要推辞。第二首是影子回答身体，叫《影答形》。影子说，我和你总是相伴相随，悲喜与共，阴凉地里暂分手，太阳底下不分离，可惜的是，人终不免一死，形灭则影消，与其借酒消愁，不如积德行善，留名后世（盖名如身后之影）。第三首是由灵魂来总结，回答身体和影子。灵魂说，人之为人，全在灵魂，我和你们都不同，但只要活在世上，就要依托身体，只要依托身体，就会留下影子，无论是谁（如“三皇大圣人”和能活数百年的“彭祖”），都无法留住生命，喝酒只能暂时忘忧，非但不能延命，反而促其早死；行善也很徒劳，乃是身后之事，谁来夸你，你已不知道。最好还是听其自然吧，用不着高兴，也用不着害怕，该死就死，何必操心。

这是可以称为“通脱”的人生态度，“通脱”是出于无奈。

穷人，饿了要吃，累了要睡，如果最低生存都得不到满足，当然盼望“聊胜于无”，“有”最重要。但“有”了之后，吃什么好，怎么睡才得劲，问题又生。如果什么都享受过，非什么不吃，非什么不睡，最高的山爬到头，下又下不去了，怎么办？那才是最大痛苦。惟一的解决方案就是纵身一跃，一了百了，直接就下来了。古

人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离思》），人只有到了这一步，才会懂得“聊胜于有”。

喝酒的最高境界是“聊胜于有”。

《月下独酌》，也有“三人”，但不是“形”、“影”、“神”，而是“形”、“影”、“月”。“月”是代替“神”，但不是身内之“神”，而是身外之“神”。月亮照在人身上，才有身体和影子的矛盾，喝了酒，三者的关系更乱。它让我想起中国的百年沧桑，想起我身边的激烈争论。

让我打个比方，说说咱们的“月下独酌”：

（一）人物

（1）月亮：西方的现代化。

（2）酒徒：中国。

（3）影子：中国的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留下的是中国的影子，但光从西方来（包括来自日本的折射）。特别现在，是从美国来（“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我从来都不认为，中国西化的程度还太小，速度也太慢，一切不幸都是受阻于中国的传统，受阻于中国人的拒斥心理。撇开好坏不谈，这是不明事理，既夸大了中国传统的力量，也抹杀了西方文化的压倒优势，更无视于西方在世界上占据的普遍支配地位。

国学是“国将不国”之学（没有西学，哪来的国学）。

《新儒家宣言》是中国的原教旨主义。儒学本非宗教，但欲与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鼎足而三，有如我国历史上的“三教”，则形同宗教。其自救之不暇，还要救人；自己都不明白，还要人家来求教，乃迂腐不堪之论。

“东方之道德将大行于天下”，更是不自量力，自作多情，也自欺欺人。中国有什么道德可以大行于天下？

(二) 场景

面临现代化的中国，是“紫禁城的黄昏”，太阳掉在山背后，“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月光底下，花丛之中，摆着一壶美酒，酒中是各种西方思潮（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红红绿绿，混在一起，喝下去，翻江倒海，一醉不行，两醉没完，喝上了瘾。酒桌上有个说法，“咱们是小孩的 jī bā（以下各篇，凡不雅之词，皆用汉语拼音），来日方长”。中国永远是小孩，启蒙不完。

(三) 剧情

(1) 酒徒喜欢清风明月，觉得一个人喝，没劲（像过去那样），他请月亮和影子一起喝酒，他们都是不请自来，来了就不肯走，三人正好凑一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2) 但月亮却不懂得喝酒，影子又缠着身体。酒徒倒想拉月亮和影子及时行乐（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但月亮最恨影子，恨它缠着酒徒：影子是黑暗，月亮是光明，光明和黑暗不能两立。它越是照着酒徒，就越是憎恨影子，并因影子而怨及酒徒，因为它太像酒徒而不像自己（但只有消灭酒徒，才能消灭影子）。

(3) 酒徒喝得高兴，手舞足蹈，天旋地转，本来是自己围着月亮转，现在是月亮围着自己转，影子也来起哄，像一条条黑蛇，死活缠着他的脚后跟，满地乱爬，他想摆脱也摆脱不了。醒着的时候还一同欢乐，醉了以后反各自分手（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月亮说他得意忘形，影子说他得意忘影，让他里外不是人。

(4) 酒徒和月亮交朋友，好像永远都是这种关系，一种喝得太高，自作多情，而其实是无情的关系，每天夜晚，月亮还是高悬在云汉之中，远远投来点清冷之光，让他可望而不可即，想去亲近都亲近不了（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